

楔子

“如果没法找到拉登踪影，炸了伊拉克，

如果股市伤了你妈感情，炸了伊拉克，

如果恐怖分子来自沙特

银行收回你的奥迪豪车

电视节目充斥淫秽黄色，炸了伊拉克.....[1]”

2003年2月15日，我和妹妹与百万群众一起走上伦敦街头，参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游行[2]。八个月后，我们的哥哥詹姆斯·纳珀中士，在摩苏尔[3]以南不远的一处英军基地被射杀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两天的情形。抗议游行像是一场色调暗淡的嘉年华——黑色、白色、卡其色。孩子们穿着麻布衣，和平狗狗的脖子上系着扎染的大方巾。地上到处是红带啤酒的罐子，空气中弥漫着辣豆汉堡的味道。如果我闭上眼睛沉浸在鼓点和民谣音乐之中，简直就像置身于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[4]——比起游行现场，詹姆斯会觉得我出现在那里更加合理，因为在他口中我还是个“附庸风雅”的“咱家小鬼头”。

只不过，这一次我并不在格拉斯顿伯里。我正和百万人一起朝着海德公园前进。那是我见过的最文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，甚至有一种美感——一场恰如其名、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行进。那氛围让你觉得这场游行很重要，我很重要.....我们都很

重要。在那梦幻般的几个小时里，我真的觉得走上街头的每一个灵魂都让这世界改变了一点点。可我浑然不知詹姆斯早已离开，和部队一起空降在土伊边境，去打一场世人本以为自己能阻止的战争。

我的妹妹詹娜当时才十六岁，还不完全明白我们游行的目的，仅仅时长一天的游行并没能让她对中东的动乱有更多的了解。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战争爆发是不会让人产生实感的，尽管我作为《卫报》的员工能了解到一些内幕信息，但在这点上于她如此，于我亦然。战乱死伤的新闻报道一条接一条，詹姆斯偶尔发来的电子邮件却一如往常，因此我从未料想过，他写的那些只字片语，有可能会是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。

过于天真，或者自欺欺人——谁知道呢？两种心态都可以用来描述当时的我。我太想选择忽视一切，然后骗自己那些穿军装的人永远不会来敲我家的门。

但他们还是来了。一个周日的清早，他们来到了我家，而他们离开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哥哥了，再也不能见到他了。他们告知了我哥哥阵亡的时间地点，但是除了验尸结果——还是事发两年后才验的——之外，他们几乎没有给出任何细节，因此我丝毫不知哥哥是如何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残酷时刻的。自那天起的漫长三年里，我始终不能释怀哥哥的死亡。悲伤让我无法平静，我使用尽一切办法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——搬了三次家，也在《卫报》内部调岗，但我还是想念他，我没有办法止住心痛。心里有个挥之不去的声音要我向哥哥的鬼魂证明，我不止是他撇下的那个只会摆弄潮流的码字小子，要证明他的小鬼头弟弟不止是一个穿着马丁靴的嬉皮士，只会跟着游行队伍穿过伦敦城，冲着那些根本不把百万人的反

对当回事的政客高呼吟唱。

这种向死人证明自我的执念有效地淡化了我的悲伤。我作出了决定，这决定花了我一年的时间去做准备训练和制定计划，但是当我坐在飞往中东乱局中心的飞机上时，我感觉过去的一年仿佛只是一瞬间。

我害怕吗？我害怕死了。但是当飞机从布雷兹诺顿[5]起飞时，冥冥之中，我知道我的人生将由此永远改变。

[1]2002年底，“伊拉克战争”爆发前不久，网络上开始流传一首讽刺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反战歌，伴唱曲调为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》。此处引用歌词为爱沙尼亚乐队 Vennaskond收录于2003年专辑《Subway》中的版本。

[2]2002年起，世界多地纷纷展开反伊战抗议游行，其中以2003年2月15日的全球游行规模最为庞大，据估计有六百多个城市的超过八百万人参与。

[3]Mosul，伊拉克北部城市。本书中的战争军事描述可能与现实有出入，以书为准，一般不特意说明。

[4]Glastonbury Festival，在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一座农场内举办的流行音乐节，全球最大的文化盛事之一。

[5]Brize Norton，位于牛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训练营及空军基地。

## 第一章

2006年9月；土耳其，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[1]。

康纳·雷根走下货运飞机，步入土耳其温暖的空气中，扫视着一望无垠的空军基地。一瞬间，他下意识地想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，但马上回过神来。他认识的军人只有詹姆斯和他在赫里福德[2]预备役基地结识的士兵，而后者全都留在基地，不会出现在这里。

“雷根？”

康纳眨眨眼。舟车劳顿让他整个人晕乎乎的，没看到这位壮实的陆军军官走到他身边。“呃，对，我是雷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这人抬起一边眉毛。“你刚刚可是跟二十五个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下的飞机，兄弟。无意冒犯，不过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康纳扯出一个疲惫的微笑，克制住翻白眼的冲动。和他一起从布雷兹诺顿大老远飞过来的这帮脏兮兮的汉子，才不是什么皇家海军陆战队的。他们是英国特种空勤团[3]的，詹姆斯生前也是其中一员，康纳和他眼前这位新朋友彼此心知肚明。“那么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要去哪里？”

“伊拉克。”

“我要和他们一起去吗？”康纳心跳加速，跟着这名大兵走进一条不起眼的走廊。一年多前，在《卫报》第一次联系国防部的时候，出于想要更加了解詹姆斯的渴求，康纳奋力争取到了和特种部队相关的任务，但是特种空勤团的驻地遍布整个中东，他被分配到詹姆斯离世之地附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那人从他的后兜掏出卡来，刷开一道安全门。“那帮子人会去提克里特[4]。你未来的队友还没到呢。来，先乖乖坐这儿。司令部的人一会儿就会来告诉你更多安排。”

康纳的领路人指着一把破旧的塑料椅说道，然后马上离开了。在等待的间隙，康纳坐下来，观察着眼前巨大的机库，同时也是空军基地的行政办公区所在。不消说，这里有很多军方人士，主要是美国空军，但他也看到了几个英国人，叽叽喳喳的谈话声中不时蹦出几句他熟悉的口音。他不禁想知道詹姆斯是否也来过这里，但是他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得到答案。基于特种部队的性质，有关特种空勤团的一切几乎都是机密，康纳不管怎么在网上搜索他们的作战行动，都得不到多少信息。他花了一年时间，仍仅能确认詹姆斯曾在特种部队服过役而已，而那个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兴趣继续探索下去了。

那你来这儿图什么？康纳无视了站在自己肩头的魔鬼的声音。早在他第一次萌生到伊拉克贴身报道英国特种部队的想法时，他就不止一次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。康纳在《卫报》的编辑兼导师饱受他折磨，觉得康纳是在寻找答案——为了放

下詹姆斯之死——但康纳越是思考这件事，就越觉得不是这样。在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巨大漩涡中，康纳悲观地知道，他在前线能找到的答案必定寥寥。

而且，詹姆斯三年前就死了。这些年死的人那么多，谁他妈会在乎他一个？不，康纳来这儿是为了知道詹姆斯牺牲的意义，而不是怎么牺牲的。詹姆斯的死换来了什么？那些仍在赴死的人的生命换来了什么？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以至于——？

“康纳·雷根？”

康纳抬起头，看到另一个士兵像看二傻子似的盯着他。“没错，是我。”

“我猜也是。你们这些码字的都喜欢一脸菜鸟样儿地盯着人。”

“码字的？”

“你是记者对吧？《卫报》的？没错，我们早有耳闻你和你的高逼格专栏，在《卫报》上没找到就是了。”

康纳小心地微笑着。“因为我还没开始写。我计划在这儿每隔几天发一篇文章回去。”

士兵嗤笑了一声。“祝你好运吧。这两个星期里，我一直想给我媳妇儿发电邮，就是死活发不过去。对了，我叫迪卜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兄弟。”

康纳和迪卜握了握手，迪卜握得太用力，康纳感觉自己的手

已经瘀青了，差点疼得龇牙咧嘴。迪卜。这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但康纳知道还是不要多问的好。很久之前，詹姆斯就告诉过他，士兵的外号对外人来说通常是没什么意义的。“你在我要跟的那个队里吗？”

“我？不在。你跟的是纳特的队，C3巡逻队，但是他们还没到。天气好的话，今晚应该就能到。”

康纳越过迪卜的肩头看着无云的蓝天。“会下雨？”

“沙暴，”迪卜说，“不过不在这里。他们起飞的那个破地方可能有。”

康纳还来不及再问些什么，迪卜就转身走了。康纳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，便拿起背包，跟着迪卜走出行政区，来到了基地的枢纽。

突如其来的噪声撞击着他的耳膜：飞机，车辆，还有至少一千个人挤在一小片地方，互相大喊大叫。土耳其的烈日让他暖到了骨头里，很难相信还有人提醒过他中东的夜晚会很冷。

走过像是训练场的地方时，他跟上了迪卜。“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不是得去见这里的长官吗？”

“他很忙，”迪卜说，“我的任务就是带你安顿，然后看着你不要搞什么小动作，直到你们的人来。你可以晚点儿见大领导。”

康纳再次兴奋得全身战栗。《卫报》的同事们都以为他是疯了才会放弃轻松又来钱的流行文化板块，转而投身于残酷的

战争报道，但即使不是为了给詹姆斯的死画上一个句号，他多半也早已渴望加入其中。为了做战地记者，他已经训练了一年多的时间。他准备好了，放马过来吧。

“这是您的卧室，客官。”迪卜突然在一座有点像是办公大楼的不起眼建筑前停下脚步。“送餐服务烂到家了，不过好好享受一下双层床和淋浴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我要被派去哪里，对吧？”

迪卜耸肩。“我只是个小兵，不过我猜你们会先被派去科威特待几天，等纳特接到下一步指令再说。得先让你适应适应环境，学着照顾自己，尽可能别拖后腿。纳特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掉队的，所以记住埋头做事，服从命令。”

“纳特？他是我的指挥官吗？”

“天哪，你他妈的问题怎么这么多！”迪卜摇了摇头。“只要你还黏着我们，纳特就是你的仙女教母，你要做的每件事都得经过他。他本人还不知情就是了。等我把这好消息告诉那臭脾气的狗东西，他肯定会一拳揍我到地上。”

康纳在想，他是不是应该觉得被冒犯了，但是他没生气。这次报道机会是磨了好几个月才拿到的，尽管如此，特种空勤团把话说得很清楚，他们最终点头是迫于更上层的政治考量：政府的舆论专家急需修复近些年巴士拉监狱丑闻[5]给特种空勤团带来的负面形象。“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？”

“嗯？”有人在喊迪卜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“你说谁，纳特？我嘞个去，听着，今晚他回来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他了，或者



明早。取决于他汇报工作要多久。没问题了吧？”

“应该吧。我住哪个房间？”

“随便找个空地儿就成。去睡一会儿吧。之后可不一定有得睡了。”

迪卜离开了，留下康纳拖着步子进了宿舍。他在尽头的房间里找到张空铺，是一个靠窗的下铺，窗户看来是关不上的。他把包扔在地上，整个人栽倒在床上。他精疲力竭，也有一点迷茫、焦虑，甚至是恐惧。他两天前才离开伦敦，感觉却像是上辈子的事。詹姆斯每一次飞赴战区时也是同样的感觉吗？康纳内疚得血管都在刺痛。此刻这种严重的否定和回避倾向，意味着他以前很少主动询问詹姆斯的去向。

就算问了也没得到过像样的答案。詹姆斯总是轻描淡写。“别担心我，兄弟。没准儿什么时候我就回来吃晚饭了。”

康纳的双眼被泪水刺痛。傻瓜。你已经哭了三年了，不许在这儿哭。但是他做不到。詹姆斯在牺牲前的那几年里总是很谨慎，不愿多谈工作。但是康纳常常带着后知后觉和悔恨交织的悲痛在想，要是当时自己问了他，就他妈开个口而已，詹姆斯会和康纳分享他的战地生活吗？一声“滚蛋”都好过如今折磨着康纳的负疚感。詹姆斯可能至死都以为弟弟对他的生活不感兴趣——甚至根本不在乎——一想到这种可能性，康纳就心如刀割。不过这也比另一种更残酷的可能性要好：詹姆斯不够信任他，所以不跟他谈这些。

康纳坐起来去翻背包，找出他带来工作的加固版上网笔记本电脑。开机后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简短的电邮，告诉詹娜他

已经安全抵达了地中海，即将开始长达八周的休假——这是他和编辑在去年圣诞节一杯接一杯的啤酒下肚之后拟的托词。连上网络信号后，他把邮件发了出去，随即关了电脑。他挺想把自己的东西丢下不管，好去探索一下基地，但在飞行了三千英里之后，疲惫还是战胜了好奇心。他躺回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空军基地的噪声变成沉闷的轰鸣。他睡着了，梦见了詹姆斯——他的大笑，他的微笑，还有他被运回家时，躺着的那口松木箱。

[1]Incirlik Air Base，北约设在土耳其境内的空军基地，是美军进入中东的重要中转站。

[2]Hereford，英国特种空勤团总司令部和训练基地所在地。

[3]SAS，Special Air Service的简称，隶属英国陆军的特种部队，由于常执行秘密任务而需要对部队的编制匿名。

[4]Tikrit，伊拉克北部城市，临近首都巴格达。

[5]2005年9月19日，两名特种空勤团卧底队员与伊拉克警察发生交火，造成伊方伤亡，该两名队员随后被捕入狱。特种空勤团出动武装部队展开营救，袭击了队员所在的一座巴士拉监狱，炸毁外墙，造成众多囚犯逃亡。

## 第二章

纳特·汤普森中士从支奴干运输机[1]上跳下来，抹了抹眼睛里的风沙。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再看看他的队员们，也都跟他一样疲惫。他们这次的任务艰苦得能把人扒掉一层皮，最后还只能挤在直升机上回来，现在他只想洗个热水澡，再好好睡上几个小时。

“嘿，纳特.....接着这个，兄弟。”

纳特转身，接住了威奇扔到活动梯上的伯根帆布背包。“我嘞个去，你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？”

威奇得意地笑。“都是B中队舍不得的。”

纳特一点都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知道就代表在乎这件事，在乎就意味着面对前来报仇的B中队会理亏。他把伯根包扔了回去。“把它藏好点儿，别像上次那样。我可不想那帮强盗又把我们的装备翻个底朝天。还有，别忘了把报告交上去，明白？”

“明白，头儿。”

威奇捎上了医护兵马克，一起晃悠着去交他们此次行动的报告，还有藏他的赃物，估计藏好后他们就会喝着热茶、听着BBC国际频道的广播入睡吧。纳特目送着他俩离开，但其余的队员也都借机溜了，他不禁摇了摇头。空勤人员也走了，很快这儿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清点装备，尽管严格来说这是威奇的工作。

“你太好说话了，纳特。得让他们自己的活儿自己担。没道理你在这儿累死累活，他们跑去围着篝火唱着歌——”

纳特在这声音扰乱他的心绪之前将之强行掐断。波戈生前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非常想念对方，但是今晚他不需要鬼魂的陪伴。去他妈的。

“纳特？”

“我在，”纳特回头看，“怎么了，迪卜？找我有事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兄弟。不过上头的人想见你，让你过去。”

纳特好不容易才没叹气。他落地还没一小时，司令就要见他了？这对于急需休息的队员们来说不是个好兆头。“马上。”

他放弃了盘点装备。在基地里，他看到小伙子们已经绕着一箱米尼米机枪[2]子弹搭起了简易帐篷。看上去他们都睡着了，但是他们给他留了地方，还在他的饭盒里留了餐食。他的胃在咆哮，提醒他上次进食还是在十二小时前，在水淹的战壕里囫囵咽下的几口早餐，但是他现在还吃不上晚餐。

“晚上好，纳特，”纳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司令官朝他打招呼，“报告我已经读了。看上去行动成功了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”

纳特耸耸肩。他们悄无声息地进出巴格达，消灭了一个在城里大肆破坏的逊尼派叛乱组织，这中间的确有许多值得汇报的事件。但是他的报告已经阐述了所有事情，详尽得以乘坐支奴干一路颠簸返回土耳其为结尾。“报告书上的已经是完

整汇报了。不过，长官，我们缺少装备。我们所有人总共只有三件防弹衣。”

司令“嗯”了一声，做了个笔记，但是纳特知道他的抱怨不会有回应。自从伊拉克的行动开始，装备短缺就是他们不得不适应的现实。谁会关心，在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恐怖分子肆虐之下，他们其实缺少防弹衣，靴子在沙漠的高温下融化，步枪每隔一发就卡弹？显然，没人关心。“害死我们的不会是圣战派，纳特，是那帮天杀的吝啬鬼。”

这次，纳特让波戈的鬼魂把话说完了。

“总而言之……”司令整了整手中的文件，“我要给你个任务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对。我知道你才刚回来，但是这次情况有点特殊。先坐下。”

纳特坐下，接过对方推来的咖啡。他有种预感，这事肯定很荒唐。果然，司令讲完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你要我们带着一个记者上战场？”

“对，”司令坚定地看着他，“你们要去巴士拉[3]帮忙维持治安。我们需要遏制住那边的民兵武装组织，而且你要带着这个人去。让他看看我们在不那么火烧眉毛的时候都做些什么，比如分发援助包、修建学校之类的。让他有一些好看的素材写到专栏里。”

“好看的素材，长官？我们要面对的可是民兵武装，这算好

看的素材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你首先要找到这些该死的武装。”司令站起来敲了敲钉在墙上的大幅地图。“具体情况等你和驻扎当地的少校会合之后就知道了，但要把他们揪出来估计比上天还难。在人找到之前，让记者看看你们是怎么空投物资的，怎么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而不是杀成一片。什么都行，我不管你，总之给他想要的，然后把他送回老家。”

“很好。”认真的吗？一个小报码字的？

司令叹了口气。“听着，纳特，我知道这事很扯淡，但是国防部把他塞进来是为了补救那些蠢货在监狱里干的破事，所以我们只能合作。就这几周，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同时熟悉一下当地情况，然后就可以让他带着一些干净的素材回家写文章。走完过场，你就能干正事了。”

干正事。好一个“正事”。纳特离开了司令部，大脑高速运转着，晚餐和睡觉的事都抛到了一边。在做巴格达的任务之前，纳特就知道他们最后肯定要去收拾一下巴士拉这个烂摊子，但是要在任务中照看一个平民？还是一个大记者？穿着米色西装裤，浑身大写着“很傻很天真”的记者？

真他妈见鬼了。

\* \* \*

纳特把这事放在一边，第二天清晨才去找那个记者。他觉得

那人一定缩在某个角落睡觉，紧握着录音笔，脸上挂着那种书呆子眼镜。所以当迪卜指给他那个独自绕着外围栏杆慢跑的身影时，他很惊讶。

至少他身体条件不错。要跟着他们这是必须的。伊拉克战争一开打，记者们就蜂拥而至。纳特没怎么跟他们接触过，但那少数几个他实在躲不开的记者，让他对眼下这家伙是否具备跟上队伍的体能，没抱什么希望。

纳特在训练场旁边等那个码字的跑完这一圈。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严密观察陌生人，于是他点了根烟，审视着这个男人。隔着一段距离，能看到他结实的肩膀和晒黑的皮肤，脸上还有长了一星期的胡茬，和基地里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走近一点，可以看到他剪得很短的棕发和一双敏锐的深色眼睛.....深到纳特只顾看着这双眼睛，没等记者察觉到自己，就主动走向了对方。

“雷根？”

男人眨眨眼。“天哪，你是我到这里之后第三个偷袭我的人。”

“我没有偷袭你，”纳特反驳，“也许你该多注意一下周围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说。你是谁？”

“纳森·汤普森。D中队的。后面几周由我来照看你。准备好听指示了吗？”

“指示？”他挑了挑一边眉毛。“我以为司令会给我指示？”

“不，他很忙。不过这样正好，因为据我所知，负责让你保住小命的人是我，我的命令就是最高指令。”

“好吧。我是康纳·雷根，来自《卫报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纳特握了握雷根伸出的手，其实他不知道雷根的教名是“康纳”。好吧，这名字很适合他和他那潇洒的半咧嘴角[4]。可惜这家伙是个码字的。想象一下他手持米尼米机枪，结实的手臂被枪油弄脏的样子，应该很不错——

“我嘞个去，小纳。不要盯着我流口水了。我知道我跳起舞来像个脱衣舞男，但我家里有婆娘了，你懂的……”

纳特拼命忍住笑意，憋得胸口都疼了。他想起自己是怎么用狠话来回应波戈的，那场景隔得太久远，他都不记得当时是在哪里。“想得美，兄弟。别他妈在这儿蹦跹了，做你的事去。还有，你家里唯一的婆娘就是你老妈。”

“纳森？”

“啊？”

康纳又露出了那个要命的咧嘴角。“我们要在哪里谈话？就在这儿吗？或者去你的办公室？”

“办公室？”这次纳特忍不住笑了。“没错，可以。让我带你去我的‘办公室’看看。噢对了——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叫纳特，不叫纳森。只有我姥姥会管我叫纳森。”



“那么，你也叫我康纳吧。‘雷根’会让我想起我的狗逼继父。”

粗话被雷根——不，康纳——用温柔的曼彻斯特口音念出来有点违和感。纳特从他乌黑的眸子中读出了之前没有的冷硬气质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但是康纳的视线越过他，投向了主飞机库，于是纳特带他来到军火库的安静一角。

“那么，”纳特一边开口，一边看着康纳坐上了一箱足以炸毁整栋大楼的炸药，“我不知道你来之前他们怎么跟你说的，但如果你要跟着我们，有些规矩得遵守。”

“规矩？”

“废话。我可不能让你在巡逻的时候胡闹把自己搞死，或者更严重，害得我们的人被开缝。”

康纳点头。“被‘开缝’就是被杀掉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纳特停了停，又一次被康纳的微笑吸引。冷静点，蠢货。“总之……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保你安全，但是在谈那些之前，我们要先说清楚你可以在专栏里写些什么。”

“我在赫里福德的时候签过弃权声明。我发送给编辑的任何东西都需要经过国防部的审阅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以前来的那些人也是这么说的，最后还不是把他战友的名字和照片印在了特么的《每日邮报》上面？

“我不知道在赫里福德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废话。你得自己动脑子。不能提及任何姓名和外貌描述，就算是你觉得不足挂

齿的芝麻破事也不行。也不能拍照录像，绝对不行。不能有照片，不能有录音，什么都不行。”

“明白，”康纳说，“士兵A，士兵B，我会用钢笔在纸上做速记。”

“用铅笔，兄弟。铅笔不会没墨，而且两头你都能削尖。”

康纳皱眉。眉间的皱纹让他显得老成了一些，纳特想知道他实际上有多大。看上去三十出头，但他的脸似乎是那种从二十五岁开始就不怎么变，能一直保持到五十岁的类型。

康纳清清嗓。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纳特想了想。“还有，速记就算了吧。我看不懂那玩意儿，而且任何东西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发。”

“一票否决权。明白。”康纳揉揉脸。“我们可以走一步看一步。我知道有很多事我都不能写，在接到做特勤团随军记者的任务之前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现在我要给你讲第一条规矩，”纳特说，“这里没有特勤团，特别是在战场上。”

“但你就是特勤团的啊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是吗？”

康纳直勾勾瞪着纳特好一会儿，然后放弃地耸耸肩。“明白了。那出征之后我有哪些权限呢？在赫里福德的司令官说，这个由在前线指挥的人决定。我猜就是你吧。”

“没错，等我们到了那儿就是我说了算。你体力怎么样？”

“足够了，”康纳说，“我平常跑马拉松的。”

纳特嗤笑。“那要是全副武装在沙漠烈日下呢？如果你要跟着我们，好歹也要背一些装备，发挥一点作用。”

康纳用他那咧嘴笑容回应纳特的嗤笑。“我觉得我能搞定。我跟着预备役的人一起参加过冬季选拔[5]，在山里冻得蛋都要掉了。从飞机上跳伞什么的，都经历过了。”

“预备役和我们不同。”纳特当即反驳，不过事实上，特勤团的非作战人员选拔程序对任何人来说都堪称艰难。

“我们？这里没有‘我们’这种东西吧。你口误了，纳特。”

康纳念他名字的语调，不知怎地让纳特的皮肤像被灼烧了一样，虽然他还说不清自己是喜欢还是讨厌这种感觉。他颤抖了。一定是旁边发电机的缘故。“随便你怎么说吧。总之，既然你都跑完热身了，我们这就回外面去，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能耐。无意冒犯，不过我可不会你说什么就信什么。”

就算康纳真的感觉被冒犯了，他也并没有表现出来。他从炸药箱子上滑下来，动作灵敏，迷得纳特满脑子都是即将开展的任务，和康纳·雷根完美的小腿轮廓。

[1]Chinook，即CH-47，美国制造的一款中型运输直升机。

[2]Minimi，比利时产的一款气体传动式轻机枪，被世界多国采用为制式装。

[3]Basra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，也是伊拉克第一大港，因城内遍布运河水道，曾被称为“东方威尼斯”。

[4]“康纳（Connor）”这个名字起源有“爱狼/猎犬之人”或者“猎人”的含义。

[5]特种空勤团通常在每年夏季和冬季各举行一次成员选拔。

### 第三章

康纳拖着步子回到自己的床铺。纳特·汤普森说要考验考验他，还真是言出必行——“你如果跟不上我们，就是个累赘……”康纳脱下他汗湿的“雷蒙斯[1]”乐队T恤。纳特略带伦敦东区味儿的鼻音让他的吐词有几分冷硬，这比接下来就要和C3巡逻队一起上战场更让康纳兴奋——说起来，他还没有见到这帮人呢。

他才不会把以上心声表露出来。哈，是根本没机会好嘛。刚才他背上绑着一个装得满满的伯根包，绕着训练场跑圈，拼了命才没有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很显然，在预备役基地那儿完成的训练，并不足以让他跟上纳特·汤普森的速度。天

哪，那些装备简直有一吨重。康纳简直觉得纳特是在故意捉弄他，才让他背这么重的包。

不过，应该不会吧。纳特不像这种人。他基本不笑，只会偶尔扯扯嘴角，康纳和他待了两个小时了，他这“微笑”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没准长期保持一张扑克脸是特种空勤团的特色。詹姆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，笑容也少了很多。

康纳拿着他的洗浴包找到了淋浴间。他一边洗刷着晨练过后一身的汗水和污垢，一边琢磨着他的新环境。这座空军基地被高高的围栏包围着，只求实用不求美观，对他来说有点像监狱。也许对别人来说也是这样——如果他们需要长期部署在这里的话。

这就是纳特不苟言笑的原因吗？康纳思索着。纳特给他一种有好一阵子没回过家的感觉。他可能在思念自己的妻子……或是女友。康纳没看到他戴戒指，但也没仔细观察过纳特的双手。那家伙和康纳一起慢跑的时候穿着紧身T恤，单薄的衣料包裹着他精壮健美的肌肉，还被恰到好处地汗湿了，这让康纳怎么有余裕去看他的手呢？

康纳在胡思乱想占据大脑前喊停了。纳特·汤普森真的很美型——浅金色头发，钢蓝色的眼睛，带胡茬的下巴——但康纳来这儿不是为了欣赏美男的。而且如果他第一天就被逮到在浴室里硬了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詹姆斯压根不在乎康纳的性取向，但是他讲过发生在同性恋新兵身上的恐怖故事，那些故事让康纳吓得蛋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缩起来了。

他洗完澡，穿上换洗的衣服，回到他和纳特分开的地方。康

纳没看到纳特，所以他在一帮英国人附近坐下，尽量不被发现地偷听他们讲话。

三十分钟过去了，突然的一声嗤笑让他吓得半死。

“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在偷偷盯着吗？”

康纳回头发现纳特在他身后，带着嘲弄的笑容，那种略显无奈的笑容让他看起来更老成了。“我没有偷偷盯着他们。”

“鬼扯，”纳特说，“你知道我怎么肯定他们知道吗？因为我站在这儿这么久了，他们还没有提到要打劫谁的东西。每次我们被困在这傻屌基地的时候，威奇就只会说这个。”

“威奇？”

“对，跟我来。也该去认识那群以后要照看你的兔崽子们了。”

康纳还没来得及答话，纳特就“噔噔噔”地迈步走了，所以他跟了上去。那群家伙原本一直在聊自己家乡的足球俱乐部，等两人走过来就打住了。

“威奇和鲍勃斯。”纳特指着两个胡子男，他们看上去更像伐木工而不是士兵。“这两个邋遢鬼则是克里斯和马克。马克是医护兵，你要是染了梅毒什么的就找他，克里斯是背书包的。前两个就是打杂的小兵。”

“背书包”。如果康纳没记错《战火实录[2]》的术语表的话，那就是说克里斯是管通信的：无线电，还有密码。他在脑海里把这个以及马克的职能记下来，回头好写到本子上。

“打杂的，呃？”他握了握威奇伸出的手。“我不知道这里还有这种职位。”

“并没有，”威奇说，“纳特只是在犯浑。我是他的副手，鲍勃斯管我们的武器。如果你需要C4炸药[3]，找他就对了。都藏在他裤子里了。”

鲍勃斯翻了个白眼。“不要听这狗逼胡说。威奇是我们的领航员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，上次我们在找一条塔利班补给线，最后找进了该死的阿斯达超市[4]里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康纳也跟他们一起大笑。“所以你们在阿富汗服役过？”

“我去过好几回了，”威奇说，“扫除了一批鸦片加工厂，在大山沟里团团转，各种杂活儿。这边完事儿之后估计还会被派回去。”

“是吗？为什么？”康纳能感觉到纳特在盯着自己，但是不敢看回去。他吃下了纳特立下的每一条规矩，但里面并没有提到哪些事可以问那些前线战士，哪些不行。

“情理之中啊，”威奇说，“美国佬不想待在那儿，塔利班又比那帮当官的傻屌想的要强大得多。把他们斩草除根要花很多年，前提是那些政客还没厌倦的话。”

康纳已经多次听到这种说法了，最早还是在他专注报道文化领域的时候。他想让威奇详细说说，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。这里不是阿富汗。“被屁股指挥脑袋肯定不甘心吧。是不是感觉受够了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威奇说，“不过整天瞎想没什么好处。轮不着我们想这些，我们只负责执行。”

“你们在摩苏尔服役过吗？”

康纳问的是全队人，一瞬间没人说话——但这段沉默短暂到康纳差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——然后克里斯回答了他的问题：“私下这样跟你讲吧，我们哪儿都去过了，但是总会有一个新地方等着把你的头炸飞。”

这次，饱含种种情绪的沉默难以忽视，但他们选择避而不答也许正好。康纳来这儿不是真的为了用脚重走詹姆斯的路线，不是吗？“呃，那么你们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，通常会在这样的基地待多久？”

“看情况，”鲍勃斯说，“可能几个小时，可能几天，有时候要等几周才会接到下一个命令。不过，这次应该不会太久。纳特看上去有点烦躁，这向来不是个好兆头。”

纳特怒瞪一眼。“我哪有烦躁？”

“屁才没有，”鲍勃斯学他摆出一副苦瓜脸，让所有人爆笑起来，“你昨晚没上床睡觉。”

纳特向他扑去，给他来了个锁喉，勒得鲍勃斯脸发红，连连求饶。

“我说得没错吧？”鲍勃斯喘上气之后说。“这狗日的心里藏着事儿的时候就暴躁。别太舍不得这儿，兄弟。我们随时可能要出任务。”



鲍勃斯的预言应验了。这一天还是比较清闲的，康纳就看着队员们打打闹闹，从装备精良的美国人那里偷补给，然后纳特和威奇被叫走了。他们三个小时之后回来，告诉大家他们接到命令，要前往位于科威特的一个前线作战基地——正如迪卜之前预测的一样。虽然感觉自己的神经紧绷起来了，康纳还是急不可待。

“直升机四点出发，”纳特简短地说，“收拾好东西，三点到位。”

\* \* \*

康纳照纳特说的做了。他找到补给站，拿了一套军用饭盒，然后跟威奇、鲍勃斯和克里斯一起去帐篷式食堂提前吃晚餐。他们狼吞虎咽了一些香肠和豆子，没怎么聊天。其他人好像在自己想事情——可能是在为接下来的任务作心理准备——所以康纳也没有打扰他们，只是在心里记下对这些人为人作风的第一印象。

威奇直率而粗俗，是团队里的丑角。康纳不由得好奇，威奇的性子这么冲，不会和纳特寡言冷硬的领导风格起冲突吗？但他很难不去喜欢这个人。威奇的笑话有点野蛮，几近冷血，但是康纳过去几个月都和士兵们待在一块儿，深知有时候只有这种黑色幽默才能支撑起整个团队。某种程度上来说——比康纳愿意承认的程度更深——康纳嫉妒他们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情谊。他从未与别人如此亲近过，就算是詹姆斯也没有——说实话，他和詹姆斯远远称不上亲近。

懊悔让康纳心如刀割。

专心点。

康纳把注意力转到鲍勃斯身上。他看上去比威奇要懒散些，愿意把光环让给别人，但他那随性的微笑没能掩盖他犀利的目光，康纳觉得他是那种什么都逃不过他眼睛的人。

克里斯比较难以看透。他少言寡语，吃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哼哼，默默发呆。有几次康纳想要把他拉到谈话中，都失败了。看来，克里斯注定是一个神秘的人，至少现阶段而言。

晚饭后，康纳从宿舍拿出他的行李，跟着威奇和小伙子们一起去临时营地。他们到达的时候，马克也来了。

“都弄好了吧？”威奇说。

马克点头。“都放好了。”

康纳等着他们谁来解释一下。没人开口，于是他把睡袋铺在威奇旁边，和大伙儿一起躺下了。“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纳特说我们不会在科威特基地待很久。”

“就一天左右吧，”鲍勃斯专注地用折叠炉暖一壶茶，“给我们时间去听完整指令和补充装备。我们这次要在前线待好一阵子了。巴士拉就是个烂摊子。”

“巴士拉？”得知他们不会去摩苏尔，失望涌向康纳心头，但也夹杂着些许解脱感，“你们以前去过那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鲍勃斯把茶包和糖一起扔进壶里，“正因如此，纳特现在还和包打听的锁在一块儿呢。换句话说，是在提前了解当地情况。”

“包打听的？就是情报人员，对吧？”

威奇被逗笑了。“你他妈来这儿之前是吞了一本术语表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早在去年报名参加赫里福德预备役部队训练之前，康纳就研读过无数军事书籍，但他一点也不想承认，而且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被军营里流行的粗俗俚语搞得晕头转向。“我需要找个翻译吗？”

“没啥，你会适应的，倒是建议你温习一下阿拉伯语。”鲍勃斯把香甜的热茶分发给大家。“纳特打算挖个苏格兰的新兵蛋子保护你，但那帮人屁都不懂。”

“其实，我的阿拉伯语很流利，”康纳说，“我九岁之前都在迪拜生活。”

“是吗？”威奇抬起头来，他把一双破旧不堪的沙漠靴用作了枕头。“你上的是那种上流人的国际学校？”

“上过一段时间。但我后来沦落到索尔福德的公办中学，国际学校的教育用处不大。”

威奇暗笑。“没错，但你还是很幸运，没有变成一个右派垃圾。”

康纳看到大家在窃笑，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自己在他们心里的形象暂且还不算蠢蛋一枚。他躺回硬地上，尽力忽略各种不

适感，比如水泥地把关节摩得生疼，还有汗衫叠成的“枕头”让他脖子抽筋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的脸上投下一道阴影。是纳特。康纳忍着骨头里的刺痛感，扯出一个微笑。“没事吧？”

纳特把一个背包扔到威奇胸口。“什么时候带着这群人安全登机我就‘没事’了。威奇，在我们离开前把那破事儿解决了，听懂了吗？”

说完，他又走了。康纳看向威奇，威奇眼睛都还没睁开。“纳特在哪里睡觉？”

威奇耸耸肩，慢吞吞坐起来。“有时候这混蛋就是这么有意思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他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别着急，我们干正事的时候，你有的是机会看他的漂亮脸蛋儿。”

康纳觉得自己在未来几周应该没什么机会再听到“漂亮”这个词了，所以当威奇消失在空军基地乱哄哄的人群中时，他忍不住笑着想把纳特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。太难了。没门儿。纳特的目光太坚定，笑容又太玩世不恭。康纳带着满腔思绪，慢慢睡着了。纳特·汤普森显然是一个饱经风雨的人，而他未来的日子也注定不会轻松。

\* \* \*

虽然康纳以为自己会通宵不寐，但最终他睡得很深，直到凌晨三点鲍勃斯踢他的腿才醒来。

“睡得不错嘛，兄弟。该走了。”

康纳东倒西歪地站起来，发现威奇已经回来了。

“早上好。”马克说。

康纳点头。“早上好。纳特在哪里？”

“还在司令那里，”马克说，“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呃，我想是的。”康纳指了指他在赫里福德买的军用包。

“不过你肯定没买套子，对吧？”威奇从背后给他扔了一盒过来。

康纳接住，吃惊地张开嘴，又合上。“安全套？”

“对。带你见识一下黑暗面，兄弟。纳特没跟你说吗？”

威奇的表情很严肃。康纳吞了一下口水。操，那些家伙会读心吗？这么快就看穿他了？

马克走到他们之间，打了威奇的胳膊一拳。“别理他，有的人在紧急情况下会用套子装水。这些套子是不带润滑剂的，你要是丢了水壶，可以用它装足足一升水。你嘛，大抵是用不到的，不过带着也没坏处。而且，你想报道真实的故事，对吧？眼见为实下笔为真？”

康纳无法反驳，虽然这样可能略微违背了纳特的规矩。他把套子装进兜里，然后背起了背包。“明白。大家都准备好了

吗？”

“看上去是的。”马克环视四周。“威奇，你好了吗？鲍勃斯？克里斯？”

其他人一边咕哝着回答，一边装好自己的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跟这个临时小窝道别了。

支奴干直升机在外面等着他们；终于亲眼看到它，让康纳不禁呼吸一滞。詹姆斯总是把这种巨大的直升机说得和巴士差不多，但康纳眼前的这个“巴士”显然是全副武装的。在凌晨的昏暗光线中，它看上去如怪兽般骇人。不管多少次，康纳就是无法想象詹姆斯爬上活动梯，手持机枪，背着沉甸甸的子弹和手榴弹的样子。这种形象和康纳认识的詹姆斯差太远了。詹姆斯是一个平生最爱和狗狗在花园里打滚，或者在工作日下午窝在沙发上看《倒数时分[5]》看睡着的人。克里斯正在登上直升机，康纳试着把他想象成詹姆斯。

他想象不出来。

“雷根！你他妈快点！”康纳回过神来——队员们已经都上去了。他做了个深呼吸，然后跑上了活动梯。威奇一把将他拉了进去。“别磨磨唧唧地，我们没时间等你。坐那边去。”

“抱歉。”康纳跌跌撞撞地坐好，尽量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他以为机上会有很多空间，但实际上装备很占地方，队员们只能蹲坐在箱子堆中。“纳特在哪儿？”

马克扔给康纳一副耳罩。“就来。”

行吧。康纳戴上耳罩，看向活动梯。他感觉上次见到纳特已

经是好几天前了，但其实只是几小时前.....在这几个小时里，其他人已经吃过饭睡过觉了。纳特有时间休息吗？康纳想道，随即又反应过来，自己为什么要想这个呢？为什么除了詹姆斯之外，他一直在想纳特？

有动静。康纳看到威奇跨过克里斯，跳下活动梯。鲍勃斯离得最近，所以康纳拍拍他的肩膀。“他要去哪里？”

“鬼知道。这傻缺总是迟到。”

“那他还说我磨磨唧唧？”

“关键时刻他的动作还是很快的。”鲍勃斯伸直腰，隔着一个大箱子伸手拉人上来。“悠着点来，兄弟。”

纳特站上了活动梯的顶端。他环视四周，显然是在清点人数。“威奇呢？”

鲍勃斯耸肩。“肯定是忘啥东西了。”

“妈的。”纳特撞上了康纳的视线，转身又离开了。两人四目相对只有短短一瞬间，康纳没能看出太多东西，但即使在黑漆漆的机舱里，康纳也能看出纳特眼下那对给他的俊容减分的黑眼圈。

他累了。康纳的胃很不舒服地抽动了一下。都怪直升机，引擎启动的时候嗡嗡震得人都在跟着晃。但是当纳特领着一个傻笑的威奇回来的时候，康纳再没办法让肩上的魔鬼闭嘴了.....自康纳第一眼看到纳特起，这魔物就出现在他耳边，不停地吐着诱惑的细语。

我不想让他这么累。

这念头让他不安。这次工作中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对他人产生迷恋。恐惧，亢奋，甚至是随时随地想起詹姆斯所带来的悲伤，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情感，他做好了准备，但是对刚认识不久的男人产生不健康的情感共鸣？不行。这可不在计划中。

支奴干起飞了，康纳告诉自己该清醒一点了，继续观察其他人。他忍俊不禁地看着威奇爬到纳特身边，从箱子里掏出一个迷你甜甜圈递给他——显然是从美国人那里偷的。纳特怒视着威奇好一会儿，才抓过甜甜圈，一口塞进嘴里，然后说了些什么。康纳听不清楚，但是接下来的画面看得他挪不开眼：纳特捶了威奇的肩膀一拳，接着在对方身边躺倒，靠着合上了眼睛。如果不是带着机枪，这两个男人看起来就像是刚在城里玩累了一样。

鲍勃斯肯定是注意到了康纳在盯着他们看。他示意康纳移开耳罩。“我们在这儿就是这么睡觉的，兄弟。谁离你最近就靠在谁身上，抓紧时间睡一觉。你也可以这么做。有时候你只能在这样的飞行途中才能眯一会儿。”

康纳完全无法想象要怎样才能在这嘈杂拥挤的直升机上睡着，但是伴着支奴干的引擎轰鸣，很快，机上只剩他一个人还醒着，看着窗外掠过的夜色，等待着任务下一阶段的来临。

[1] Ramones, 1974年成立的美国老牌朋克乐队。



[2]Bravo Two Zero, 1999年上映的英国战争电影, 讲述了一群英国特种空勤团士兵在海湾战争中的经历。

[3]可塑炸药的一种, 成分不定, 在常温下可以揉捏成各种形状因此使用广泛。

[4]Asda, 英国连锁超市。

[5]Countdown, 英国Chanel 4电视台的一档综艺竞猜节目, 从1982年开播延续至今。

## 第四章

纳特惊跳着醒来。我在哪儿? 跟谁在一起? 和往常一样, 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熟悉的前线作战基地。但是那短暂却失措的一瞬间仍然让他惊惧。

他躺回去。马克躺在几英尺之外, 脸上盖着他最爱的针织帽。克里斯在他旁边, 苦着脸喝着茶。纳特跟他打招呼: “还好吧, 兄弟?”

克里斯耸耸肩。“这鸟地方什么装备都没有。这一整周我都在找像样的武器, 全是破铜烂铁, 还不如让我们直接挥着木勺子出去干仗。”

“我们会挺过去的。威奇会找到办法的。”

克里斯一脸怀疑，然而这次纳特不怪他。威奇的偷窃技术是殿堂级的，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特勤团在战争初期运来的装备早就消耗殆尽—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补给了——大部分人都习惯了自己在eBay [1]上买装备。

都他妈要靠eBay了。荒唐。纳特拿起洗漱包去淋浴，这基地的淋浴间是世界上最破的，水不热还很小，而且永远都是浑浊的。他一周没洗澡了，身上全是污垢，正洗到一半，门突然开了。他懒得转过身去看是谁。军旅生活已经剥夺了他的羞耻心，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谁又看到了他的裸体。

“哇喔，靠……抱歉。”

哈。可能他还是有点在乎。

纳特强迫自己继续洗澡，不要回头。“还好吧，兄弟？来洗澡？还是在找我？”

“呃，嗯，抱歉。”康纳清了清嗓。“马克说轮到我洗澡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冲进来看你光屁股的。”

马克这小贱种。自从雷根在土耳其空降到他们队里，马克已经好几次饱含深意地看着纳特。雷根那略带稚气的笑容，柔和的棕色眸子……

纳特关掉淋浴，一把扯过他那破布似的毛巾，这毛巾自打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伊始他就一直在用。“如果你看到裸男会不舒服，那你接下去的日子有得受了。这里可没地方让你矜持。”

“我不介意看到裸男。”

康纳平淡的语气刺痛了纳特，但他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他转过身，看到康纳靠在墙上……上身赤裸，忽然间，康纳的语气如何已经不重要了。

纳特飞快地抓过作战裤，把腿塞进去扯上裤子。过去几天他都没怎么睡，好不容易眯了几个小时，梦里却全是康纳·雷根绕着空军基地跑圈的身影，让人心烦意乱：汗湿的深棕发，宽厚的肩膀，光滑的皮肤……纳特已经好多年没有迷上过哪个男人了，结果他这辈子见过的最辣的小哥就这么被塞进队里，接下去好一段时间都要待在一起？可去他妈的吧。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
“纳特？”

“干嘛？！”

康纳皱眉。

纳特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有多一把剃须刀吗？”

“剃须刀？”

“对，”康纳站直身，小心地靠近他，“我的落在了土耳其。”

纳特打量着康纳的下巴，两天没刮的胡茬给他的下颌打上了一层阴影。这很衬他，太好看了，纳特一点儿也不想告诉他补给站在哪里，免得他去拿个新的剃须刀。“别管了。我们会经常外出巡逻，留着胡子更有士兵味儿。”

康纳的眼睛亮了，像顽皮的孩子般跃跃欲试，纳特都不忍心给他泼冷水。

于是他穿上T恤离开了，把淋浴间留给了康纳。在走去司令办公室的路上，纳特突然想起自己把内裤落在了浴室地板上。活见鬼了。他想过回去拿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，不过拿不拿都没关系了，因为第二天，内裤自己出现了，整整齐齐地叠在康纳的笔记本电脑上，而电脑又不知怎么长了腿，自己跑来了被纳特当成临时居所的安静一角。

带着好奇，纳特把内裤塞进包里，拿起了电脑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打开了它，心想不管是谁把它放在他床上，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一张纸掉了出来，是从记事本上撕下的纸——康纳的记事本。

纳特：

呈上本周合家欢的总结，希望我的笔头足够无聊，让看官满意。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表，因为我换了好多地方都连不上网，但不管怎样，先给你看一下。密码是 jimblobseven。

读个足兴吧，康纳

\* \* \*

纳特把字条读了两遍，不知为何，这冷冰冰的语气并没有让他生气。足兴。纳特已经很久没听过这个说法了，即便只是康纳的寥寥几笔，怀念感也扑面而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的思绪飘去了一个朦胧的地方，在那里，过去的阴影盘踞四方，未来的阴影蠢蠢欲动，而他被桎梏住，久久无法抽离。

别再叽歪乱想了。纳特把字条揉成球，输入康纳给的密码。文章闪现在屏幕上，纳特躺回床上开始阅读，正好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正如康纳保证过的，文章的多数内容都是对过去几天的总结——隐去姓名，抹掉相关痕迹，从康纳到达土耳其开始，以来到科威特基地那天晚上他在“Z”旁边入睡结束。

纳特读着康纳和“F”的对话，心下好奇“F”是谁。肯定不是马克，因为他们刚一抵达，马克就一头扎进基地的医疗中心没出来过，所以肯定是其他三人中的一个。纳特扫着两人的对谈，在一个地方停下了，这里康纳向“F”提了个问题，问他对搜查萨达姆·侯塞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行动怎么想——该行动曾被官方大肆宣传，却以失败告终。

F耸耸肩。“在我看来，我们干的也就是核爆了一群在骆驼背上放烟火的二货小喽啰。即使是现在，战场上有一半的人都说不出来他们在跟谁打仗，更别提为什么打了。”

“但是，你是明白的，对吧？”我说。“你们可以说是比我之前认识的所有人加起来，都要了解这个国家。”

“我们是花了时间去了解的，兄弟，花了时间。如果你不了

解这个国家的过去，你就没法看懂它的现在。Q教了我们很多。”

纳特的本能告诉他“Q”就是他自己，所以他推断出了简单的加密逻辑。如果每个人的代号都是真名首字母之后的第三个字母，那“F”就是.....克里斯？真的假的？纳特皱眉。回头想想，克里斯不是那种喜欢对政治发表意见的人，也不喜欢称赞别人。“Q教了我们很多。”他回想起逼迫队员们围着地图和历史书学习的日子，突然间，那些漫漫长夜似乎都值得了。

纳特合上电脑，思索着康纳的提问方式。他似乎常常以“为什么”切入话题，充满力度的眼神仿佛能看穿你的内心，让人无法逃避，有时候他更像一个心理医生而不是一个记者。纳特把电脑放到一边，合上双眼。他要先在自己的安静小窝睡一会儿，然后给队员们下达巴士拉任务的指示，但是他纠结于要不要让康纳参加会议。直至现在，他还是无法作出决定，但是疲惫战胜了纠结。他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，这些天来第一次没有想着康纳的面孔入眠。

\* \* \*

作战室里的味道就像周日上午的足球赛结束后的更衣室，混合着汗水、男人和脏袜子的气味；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们被关在这里已经六个小时了。巴士拉那边已经部署了一些复杂的军事行动，而他们要想办法在配合的同时完成自己的任务。

“官方说法是，我们是去加强安保的，”纳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敲着他们铺在桌子上的地图，“实际上，当地局势已经陷入僵局有一年了。我们在当地没有足够兵力，而民兵武装的人数又追了上来。”

“他们不是向来赶不尽嘛？”威奇打开了第三包烟分发给大家。身处眼下这情况，除了康纳和马克，大家都接过了烟。“问题是，巴士拉他妈有一百三十万口人呢，靠我们这点人怎么维护治安？”

“也不重要吧？”鲍勃斯把烟灰弹到塑料杯中。“不管有没有我们的介入，这地方都得玩儿完。我们需要想清楚的是，如何行动才不碍着我们找到目标。”

“目标是指阿卜杜拉·贝鲁兹？”

纳特点了点一张模糊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魁梧的阿拉伯男人，然后瞟了一眼坐在角落的康纳。虽然知道不合适，纳特还是让康纳参加了会议，后者这回没带记事本，至今才第一次开口发问。“没错。从2002年开始贝鲁兹就在我们的打击名单上。他是伊拉克的贝都因人[2]，但是十年前就离开了伊拉克，去过叙利亚和也门，最后去了肯尼亚。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，我们完全没有线索，直到他被关进了巴士拉的监狱里。如今我们的情报人员证实他还在附近活动，他所指挥的组织发动了城内迄今最大规模的游击战。”

“他为什么入狱？”

“和其他贝都因人一样，他没有身份证件。”

“哦。”

康纳皱眉，但是纳特将话题转移到了贝鲁兹最近的活动。

“火箭筒，路边炸弹[3]，伏击联合军[4]。”马克在地图上圈出一些位置。“这个月有四次自杀式炸弹袭击。”

“狙击呢？”威奇问。

“不确定。”纳特看向鲍勃斯，后者负责收集前线的最新情报。

鲍勃斯耸肩。“有几起事件，但不符合他们惯常的手法。这些小杂碎们与其说是军队，不如说是抱团行动的软蛋。不是炸掉市场和学校，就是见一个西方人就绑一个。救援人员、记者，还有蠢到掉队的新兵蛋子。”

“为了赎金？”克里斯问。

“要的不是钱。”鲍勃斯闷闷地说。“更多的是‘滚出巴比伦，不然我们就砍了他的脑袋’这种类型。”

纳特又瞥了康纳一眼。他拖到最后一刻才决定让康纳来旁听作战会议，而且还是克里斯说服他的，以一个非常不符合克里斯作风的简单粗暴的理由。

“别纠结那些个劳什子了，纳特。他人不错。让他写吧。”

纳特没有更好的办法，而且也不想再瞻前顾后，于是他决定就这么做了。但眼下这个狭小的作战室内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件物品都是机密情报，他忍不住担心自己是否做了一个灾难



性的错误决定。如果康纳不顾他们之间的协定，以及与国防部签订的保密协议，公开了他全部所见所闻怎么办？贝鲁兹会知道他们在追捕他，就此消失，但更糟的情况是，伊拉克的每一个叛乱分子都会知道是谁在追捕他。

这不是明晃晃地告诉别人“往这儿打”吗.....

“纳特？”

“嗯？”纳特看着威奇。“怎么？”

威奇冷静地看着他。“巴士拉宫[5]有一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基地。我们可以住在那儿，但是必须尽快赶到布卡营[6]。那边的情报不足。”

布卡营。纳特强忍下厌恶感。他们部署在巴格达的时候，没有正当理由去阿布格里卜监狱[7]，但是这一位于伊拉克南部的拘留所也同样恶劣。“行，一旦我们收集了足够的情报，我们就要到街上去，找一些好说话的人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那些狗东西的军火是哪儿来的。切断补给线。”

“在当地还能找到好说话的人吗？”康纳问。“我听说巴士拉基本上是围城状态了。”

“你听说，嗯？”马克冷冰冰地瞪了他一眼。“那么，从你的角度出发，至少从你自称的写作角度出发，你应该关注的是困在城里的平民。他们的钱花光了，吃的也要见底了，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”

这是典型的马克会说的话。马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，但

是很多时候，只有靠他的医者心才能让队伍看得更远，而不是麻木于战场上日复一日的冲突和死亡。他的这番话给了纳特一个借口把康纳支开。

“就这么定了，兄弟，”纳特说，“复习一下你的地理知识。贫穷社区的人更乐意开口。去搞清楚我们该把急救包送去哪儿。”

康纳惊讶地挑起眉，纳特知道其他人的表情估计也差不多，但是他不在乎。制定抓捕贝鲁兹的计划需要他的全部注意力，但康纳在身边的时候，他似乎无法全神贯注。事实上，一旦有康纳在身边，他就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只会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，想要把目光黏在康纳身上，收下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姿势，他瘦削身体的每一次伸展，深色眉毛的每一次蹙紧——

“别神游了，集中注意力，兄弟。脑袋空空上火线会要了你的小命。”

就算波戈不提醒他，纳特自己也心知肚明。

[1] eBay，线上拍卖及购物电商网站。

[2] Bedouin，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。

[3] IED，即简易爆炸装置，多用作路边炸弹。译文中的“简易爆炸装置”、“路边炸弹”、“自制炸弹”等指代的都是IED。

[4]Coalition, 指伊拉克多国部队, 伊战时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多国联军。

[5]Basra Palace, 位于巴士拉市中心, 伊战期间驻伊英军的基地之一, 曾是萨达姆的宫殿, 现为博物馆。

[6]Camp Bucca, 伊战期间伊拉克最大的战俘营, 曾爆发过虐囚丑闻。

[7]Abu Ghraib, 位于巴格达的监狱, 萨达姆时期用于囚禁伊拉克平民, 伊战后美军在此关押审讯大量战俘, 2004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虐囚丑闻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, 欢迎购买全文, 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